

天下第一家



著基爾威·美
譯棋尊劉

天
下
一
家

美·威爾基 著
劉尊棋 譯

次

引	艾爾阿拉敏	一
第一章	中東一瞥	一三
第二章	土耳其——一個新興國家	三〇
第三章	我們的盟國蘇聯	三九
第四章	雅庫次克共和國	六九
第五章	中國繼續在抗戰	七九
第六章	中國西部的開發	八四
第七章	自由中國用什麼抗戰？	九四
第八章	中國的通貨問題	一三
第九章	善意的寶庫	一八
第十章	我們爲什麼而戰？	一二三
第十一章	這是解放的戰爭	一三六
第十二章	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一四二
第十三章	天下一家	一四九
第十四章	譯者跋	一六〇

前言

我於八月二十六日（一九四二年）搭乘一架四引擎統一式的轟炸機，由美國陸軍軍官駕駛，離開了紐約的米契爾飛機場，週遊世界各地，看看各個戰場，各國領袖和人民。過了四十九天以後，在十月十四日，我返回美國，著陸於米內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我這次環行全世界，並不是僅僅經過圓週較小的北緯，而是兩度穿過赤道。

我旅行了三萬一千英里，單就數字而言，的確使我很驚異，甚至感到有些迷惘。原來我這一次旅行的總的印象，最深刻處不在於和其他各國人民間的距離，而是和他們的接近。如果我對於世界變得小了而且完全是相互依賴的這件事還存有任何懷疑，那麼，這次旅行就掃這些疑雲一掃而空了。

一件不平凡的事實，是我們走完這樣長遠的路程，在空中的時間總共不過一百六十小時。我們在途中每天通常航行八小時至十小時，這就是說，我有三十天左右的时间完成我預期的目的。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這個大陸到那個大陸，身體的移動並不勞苦，不過像一個美國商人在他的生命中的任何一天為做生意而旅行一樣罷了。真的，在世界上走來走去已經是如此之容易，甚至我竟允諾了中部西伯利亞一個大共和國的主席，說在一九四五年某一個週末我將飛回到那裏，打一天獵。而且我當真希望實踐這個約會。

世界上已不再有什麼遙不可及的地點了。從這次旅行中我知道遠東許多萬人口和我們的相距之近，宛如洛山磯乘最快的火車到紐約一樣。我禁不住相信，從今以後凡是涉及他們的事情必然涉及我們，猶之乎加里福尼亞人們的問題也使紐約的人們不能忘懷一樣。

將來我們的一切想法必須擴及全世界了。

第一章 艾爾阿拉敏（北非前線）

八月底我們往開羅途中，不好的消息接踵而來。在尼及利亞的加諾，人們公開估量着還有多少天隆美爾將軍便要將他的前頭部隊推進幾英里而攻佔亞歷山大城。當我們到達哈爾屯時，這種估量已經成爲言之鑿鑿的報告，說埃及已陷入一種恐慌狀態。開羅的一些歐洲人正在摒攔行裝，準備向南或向東逃難，我回想起羅斯福總統當我快要從華盛頓動身時給我的警告，就是我没有到開羅，也許它已被德國人拿去了。我聽見一些傳說，德國的傘兵會降落在尼羅河兩岸，破壞它的最後的防禦工事。大家都相信英國的第八軍正在準備完全放棄埃及，退入巴力斯坦或向南退入蘇丹或怯尼亞。

自然，我要證實一下這些報告。可是開羅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證實任何事情的地方。那裏有好人。美國駐埃及公使克爾刻對於時局已無希望。但我與他幾度長談之後，知道他原來是利用他的尖刻的悲觀態度作爲一種面具來掩護他對當地實際情形的真正淵博的知識和他努力維護當時脆弱局勢的手法。開羅還有另外一些消息靈通的人士，而其中最不可忽視的便是埃及總理那哈斯，他的興緻真好，又富有雅趣，因此我告訴他，如果他會到美國參加競選，他會成爲一個可怕的候選人，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開羅城裡的確充滿了謠言和恐慌。街道上盡是些軍官士兵走來走去。極端嚴格的檢查辦法使當地美國記者懷疑並且覺得一切來自前方的英國報告都不可靠。你若在歇浦哈德酒店坐上半點鐘，就可

以聽到關於一百英里外沙漠戰場的十幾種不同的說法。

因此之故，我高興地接受蒙哥馬利將軍的邀請親自到艾爾阿拉敏前線去看看。我同柯爾斯君和當時駐埃美軍司令麥克斯威爾少將，一道驅車離開開羅，順着沙漠大道到前方去。我預先在開羅的一家法國百貨公司買了一套卡機襯衫——比我的身段小了幾個號碼，但是無法買到再大的了——並借了一套簡單行李，那是在沙漠作戰中每人必須隨身帶着的。

蒙哥馬利將軍在他的地中海濱沙丘上的司令部裡接見我。這個司令部極靠近海岸，第二天清晨他和亞歷山大將軍會邀我一同去享受海水浴。司令部是由四輛美國式大卡車構成的，各輛相隔幾十碼，停放在沙丘背後，以資掩護。在這些車輛中，蒙哥馬利利用了一輛放他的地圖和作戰計劃。他撥了一輛車給我住。另外一輛中是他的參謀副官等，最後一輛是蒙哥馬利不在火線上督戰時下榻之所。

但這並不是常常如此。蒙哥馬利將軍的彬彬儒雅的风度，誠摯到幾乎狂烈的性格，當我在埃及時給了我深刻的印象，而他的忠誠於自己職守的精神比他的這種性格，尤爲熾烈顯著。他差不多從來不在開羅，他經常在前線與士卒同甘苦。他居然連統帥中東一帶美國武裝部隊達數星期之久的麥克斯威爾將軍都不認得，這使我吃了一驚。我們驅車到他的司令部後，他將我引到一旁問我：「和我同來的那位軍官是誰？」我答道：「麥克斯威爾將軍。」他又問：「麥克斯威爾將軍是作什麼的？」我剛剛向他解釋過，麥克斯威爾將軍便走過來，我把他們兩位介紹了一下。

幾乎沒有等我們下車，蒙哥馬利將軍就開始原原本本暢談起一個戰役的經過，這個戰役已達到最後階段而且是數月以來第一次扼制住隆美爾的部隊。這個戰役的真像始終還沒有傳到開羅，或對報界發表。蒙哥馬利將軍一再將戰事的始末複述給我們聽，並告訴我們爲什麼他感覺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雖然他的部隊還沒有推進很遠。這是一個大規模的實力的測驗。倘若英軍打敗，隆美爾在幾天以內便會進駐開羅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關於沙漠戰爭之戰略戰術的課程，原來在這種戰爭中，距離是沒有作用的，機動與火力決定一切。最初我很難理解爲什麼蒙哥馬利一再用沉著的口吻說：「埃及已經救住了。」敵人還在埃及腹地並未退出。但是我離開了蒙哥馬利張掛地圖的車廂時，我對沙漠戰爭纔有了較多的知識，而且相信他說埃及的威脅已然解除的話，的確不同於一般英國的軍官和紳士遇事自負的表示。蒙哥馬利將軍很熱烈的讚揚美國製的「舍曼將軍」式的坦克。這種坦克剛剛開始大量運到亞利山大港和塞得港。他還盛讚美國造的一〇五公釐自發的平射砲這種砲也正開始證明坦克是有法子阻止住的。大約他的中心話題是他相信英國初期在沙漠上的敗挫，是由於缺乏坦克部隊，砲隊與空軍的適合聯絡。蒙哥馬利告訴我，現在他的空軍指揮官同他一道住在司令部裡，過去幾天中間能對隆美爾施行決定的打擊，主要是飛機、坦克、和砲兵完全合作的結果。他估計在這次戰役中德軍損失了一百四十輛左右的坦克，也就是他們最優良的坦克的半數，而英方損失僅僅三十七輛坦克；他並且預料他在地面

上也會獲得和他在空中已有的同樣的優勢。

當晚我們在蒙哥馬利將軍的帳幕裡和他的上司中東所有英國武裝部隊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麥克斯威爾將軍，中東美國空軍司令布列里頓少將，中東英國空軍司令泰得爾空軍元帥一道進餐。泰得爾空軍元帥是我在開羅時曾經會談過的，是一名極其動人的戰士，每次奉令在沙漠出征，他總是攜帶着蔚藍色的旗幟。他是個航空英雄，一個深思的人。

布列里頓和泰得爾在那天夜晚談到這個戰事的前途，從他們談話以後的戰局發展來看，那是絲毫也不算自負或誇耀的。他倆都相信地中海有重新開放給聯合國航運的可能。他們共同認為這事的實現，須在驅退隆美爾到班加西隆起地帶以西之後。然後，據他們說，我們便能仰仗以直布羅陀、馬耳他和班加西為根據地的，以及在巴力斯坦的美國大空軍根據地的一長串空軍掩護，來接濟並駐屯我們的兵於埃及和它以東靠近非洲海岸的航路。他們並說，如果他們佔有了班加西區域，則大規模轟炸義大利便真的可能了。

這一晚的談話涉及到許多問題，不過蒙哥馬利將軍除了前線的事外，什麼事都不願意多講。他很有禮貌地傾聽別人的談話，但過了一兩分鐘後他便將話題提轉到沙漠戰爭上去。過了一會，他伴同我離開他的帳幕到我下榻的地方，察看我的床榻是否佈置妥貼，然後我們坐在車子的踏板上，眺望海上的月華，聽見遠遠處他的砲兵轟擊隆美爾敗兵的聲響。這時他纔一面追懷往事，一面縷述他的童年生活。

，他在多年來參加英軍在世界各地服役的往事，以及他在戰爭爆發後不斷奮鬥，向文武官員鼓吹應有一種積極的而非防禦態度的必要。

「我告訴你，威爾基，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打敗波舍鬼——他一向叫德國人爲「波舍鬼」。——不讓他們休息，不讓他們休息」。

我問他隆美爾怎樣。他說：「他是一個有訓練有才智的將領。但他有一個弱點。他總是重複他的戰術。那就是我抓住打他的地方。」

他要起身走了，希望我好好的休息，並且說：「我睡覺以前老要讀一點東西。」接着，他帶着些暗然的神情說，他身邊帶的書很少。事實上他身邊攜帶的東西便是他的全部財產。他離開英國以前不久將他一生收集的傢具書物存放在多佛市面的一個堆棧裡。「波舍鬼戰炸時把那個堆棧全燬了」他說。

第二天我們驅車直赴前綫。我親眼看見一組一組的坦克兵和砲兵。一些戰鬪機的根據地，和數量驚人的供應隊，構成着在沙漠上進行的一個象棋式的流動性戰爭的前綫。在這裡，蒙哥馬利將軍對於他自己職務的淵博知識又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不管是一個軍、一個師、旅、團、或營，他瞭解他們的部署和坦克的位置，比各個單位的直屬指揮官還要詳盡。這話聽來好像不免誇大其辭，但事實上的確如此。這個人的精密細緻真是了不得。

我們參觀了散在沙漠上的幾十輛德國坦克。它們是被英軍圍獲後遵照蒙哥馬利的命令加以爆破了的

我們要爬上這些殘破的坦克，他便打開了那些食物盒，遞給我一些燒焦了的英國給養的殘燼，那是德軍攻佔多布魯克後奪取了去的。「你看，威爾基，這些鬼子原來靠我們活着。但是他們休想再如此了，至少他們永遠不能再用這些坦克來打我們了。」

我們在前綫參觀的全部時間以內，英國的砲兵都在不斷地轟擊，英美飛機也在掃蕩隆美爾的敗兵。德軍爲報復計，派了幾隊斯杜卡特式飛機向英國的砲兵陣地迅速的掃射投彈。我們的前後左右的晴朗的天空中，不時看見一架飛機中彈冒出烟火將向地面衝下，我們偶然還曾看見，幸而免死的駕駛員吊在飄盪的降落傘下徐徐墜下——在我看來都像是給南面吹來的微風飄到地中海上似的。

我們在前綫看到的軍隊有英國人、澳洲人、紐西蘭人、加拿大人、南非人，還有大約三十名美國兵組成一連人。這些美國人是用飛機從美國運來的一小隊坦克兵，專來在實戰情況下受訓練的。我和每個美國兵都談過話，發覺他們來自十八個不同的州。這些人剛剛打完仗，盼望立刻再上火線去打，不過他們也不作英雄姿態，不誇口。他們祇是一組體格健壯，機警伶俐的美國青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見到台克薩斯，百老匯，和艾歐華的農莊。

中午，我們在一個師部裡進餐，而又是一組大卡車。這頓飯完全是桑維治——還有蒼蠅。蒼蠅在前線煩擾着士兵和德國軍隊一樣。它們會飛進你的嘴裡，耳裡，鼻子裡。此外，許多軍官對於經常吹進他們眼裡和皮膚裡的細砂也頭痛不堪。這使一切機械裝備受到極大的消耗。有一位飛行員告訴我，普

通的飛機引擎到了沙漠上，壽命不過爲常態之下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在埃及到處遇見的第一流英美航空工程師，都提到沙漠如何跟他們搗亂。

在回到蒙哥馬利的司令部途中，他就我所目睹耳聞的一切，綜述了一遍。他暢所欲言地說他的局勢如何良好，剛剛結束的這一場戰役又是怎樣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這一次戰役的結果，我確保了坦克和飛機的優勢，同時隆美爾已不能越過東地中海獲得接濟——因爲我們的空軍對於他的每五隻供應輪可以毀滅四隻——因此現在可以像數字公式一樣準確的說，我必消滅隆美爾。這一次戰役就是嚴酷的測驗。」

我曾看見他紀錄下來的他自己的和敵軍的坦克損失與坦克後備力量的數字。敵人的許多損失我已親眼看見。他並且証實了我先前所得到的一個消息，就是到那時爲止還泊在亞歷山大港以東的美國船隻上有大批的供應品還未卸下。

於是他請求我一件事。他說一種失敗主義情緒滲透了埃及，北非，和中東一帶，接連不斷的英軍敗績已使許多人相信德軍將攻佔埃及。還有，因此之故，大不列顛已然大失體面。這個損失影響到他的秘密工作，而有利於敵人的活動。他已經扼止住隆美爾，但他很想使他不要在三個星期內（在已經達到塞得港的三百輛美國「舍曼將軍」式的坦克車參作戰以前）退入大沙漠中。他預料如果他正式公開宣布這次戰役的結果，恐怕隆美爾就要提早撤退了。而如果我作一種非官方的聲明，隆美爾便不

會把這聲明當作對他積極行動的表示，並且還可以比一個正式的英方公報更有效地提高埃及，非洲與中東一帶的民心士氣。

從我所眼見耳聞的一切，我相信他並未過分估計他所成就的重要性，因此我欣然答應如他所希望的辦到。

於是他邀請了所有報界代表到他的司令部來，我便用我們兩人事前商定的措詞告訴他們這次戰役的結果：「埃及已經獲救。隆美爾被扼止住了，把納粹趕出非洲的任務業已開始。」這是當時那些新聞記者在很久期間內第一次得到英國方面的好消息。他們已經受了許多次欺騙，漸漸變得小心謹慎了。在他們的眼中，戰線並沒有怎麼改善。隆美爾離尼羅河仍然不過幾英里遠，由我們所在之地到的黎波里的路程似乎遙不可及，而到開羅的路程却短得可怕。

我從那天下午許多新聞記者的面容上看出一種涵蓄的懷疑。他們已經碰到很多祇作預言的將領，卻沒有經歷過真正實行的將領。

我從蒙哥馬利將軍的司令部乘一架德國的小型偵察機，低飛在戰地上空，而抵美英空軍根據地。這架飛機的機艙幾乎全部是用玻璃做的，四面都可以望出去。泰得爾空軍元帥自己駕駛着。

我們在基地看見好幾百名美英飛行員，有些剛剛作戰歸來，有些正要起飛作戰。另外一些坐在那裡交換經驗，討論風向氣候，大家都很怡然自得。我相當關心地詢問那天早晨我看見的幾位乘降落傘下

來好像落在地中海上的飛行員的命運，他們不知道那些是誰，但負責的軍官說：「他們逃回來的數目實在驚人。有些落在敵後，有些掉在海上，還有些降在很遠的沙漠中。但是由於他們的忠誠和自助精神，竟有大量人數返回到司令部來。」

我又和若干美國空軍談了些話，我覺得和我在沙漠上見過的那些美國兵神情差不多。談完後，泰得爾元帥便和我一同飛往亞歷山大城。這是一段插曲，它使我想起這整個的戰爭並不像我所見到的沙土坦克，或長大而潔淨的砲身那樣地直截、樸實、簡單明瞭。

直到今天，關於亞歷山大城的兩件事還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是和法國海軍少將高得弗洛阿的長時間的討論，他統率着留在亞歷山大港內法國艦隊的幾個孤零零的單位。他的船隻，從全城都可以看到。它們的砲衣放在岸上，它們的艦身都用遮欄物掩蓋起來，它們的油祇能支撐極短的時間了。但是它們仍然代表着一支重要的潛在的戰鬪力。同時，它們停泊在那裡，是那樣的些鉅大的致命的武器，其中不知消耗了法國農民們多少辛苦得來的儲蓄和法國工程師與水手們多少才智血汗，在法蘭西依然遭受納粹奴役的今天，却投閒置散，殘缺不完，威名掃地。這真是一個悲劇的象徵，表明這個戰爭依然是一個混沌不清的事務，在其中間沒有決定取捨的人們和團體還很多。

高得弗洛阿少將說一口很好的英語。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上流的，幹練的法國軍官，介紹我和他會見的英國軍官們證實了我的這個印象不錯。法國國事的變幻使他煩惱以至於苦痛，但他除了單純的軍

官的綱紀外，對戰爭的任何意義都懵然不知。他對於一九四〇年六月英國海軍攻擊法國艦隻一事，顯然是深感痛心的。不過他對於美國表示極大的友情和我們勝利的希望。他說，他雖然在貝當未死之日唯有聽命貝當，可是他對我談到他個人的感情和他的水兵的感情時，他却希望美軍能够開來，他充分向我表明，如果美軍開到，他們艦隊縱然抵抗也不過是一點姿式而已。

自從我與他和其他在北非的法國軍官及海陸軍兵士談過話後，許多人所說的我們如果直接動手而不與達蘭朗來往便會在法國人中遭受何等的損失云云，我再也不全盤相信了。我總在懷疑那些既不能證明又未經證明而又太容易支持一種政策的種種說法。

我對於亞歷山大城的第二個記憶，是當晚在哈爾烏德海軍上將家中的一次宴會。他就是英艦「艾克塞特」號在南美領海與德艦「格拉夫斯比」號進行史劇般的搏鬥中的英雄，現在是東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司令，他邀請了在亞歷山大埠的他的十位海軍外交界和領事館的同僚與我們共餐。我們討論戰爭，用的是那種與全世界上正在作戰的軍官們討論戰爭時同樣冷靜客觀的方式：隨後談話便轉入政治方面我試圖促起這些英帝國富有經驗的幹練官員，談談他們對於前途的看法，特別是對於殖民地制度以及我們與東方許多民族的共同關係的前途的看法。

結果我聽到吉布林君的一片談話，他是一位連羅得斯的自由主義的彩色都未沾染到的人我從而知道在倫敦和不列顛協同體的所有消息靈通的人們，都在致力於這些問題。舉例說許多人正在試圖尋覓一

種比較接近自治的公式，以代替舊日的「監護」觀念。但是這些人在倫敦執行着政策，並未體會到世界在變動中。在他們眼中，英國的殖民地制度是不健全的，但是我看看他們之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曾經以爲這種制度可能有任何改變或以任何方式加以修正。大西洋憲章是他們大家都讀過了。可是他們之中無論誰都不會感覺它會影響他們的前途和他們的思想。那一天晚上在我的心中種下了一個信念這個信念，當我後來在中東旅行的許多日子中益發加深了，就是說：戰場上的精彩勝利不足以使我們打勝這次伸展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戰爭；唯有新的人物和新的觀念支配我們與東方民族關係的機軸，方能獲得全勝，不致使和平僅僅成爲另一次的休戰。

第二天我們驅車回開羅，與埃及國王法魯克，埃及總理，以及英國駐埃及大使兼埃及實際上的統治者藍普森，舉行長談。我們在中途經歷了古代和現代的一種奇異的混雜。長列的駱駝隊，背上騎着土人，徐徐的從旁邊走過，載着尼羅河流域的土產，另外則有一串串的現代載重汽車，裝着強大馬利的現代軍用飛機，送回開羅到現代的工廠去修理；同時一路上我們都可以憑眺古埃及光榮的遺跡——獅身女首像和金子塔。

第二章 中東一瞥

從開羅到德黑蘭的途中，我們飛越過許多通商道路和城市，它們是和我們的文明一樣古老的，並且

保存了數千年歷史的形形色色的遺蹟。尼羅河邊這些蒙上眼罩，無止境的環繞着灌溉水田的轆轤的水牛，與我在埃及看到的巨大的美國機器修理站，似乎完全不相聯屬。在耶路撒冷古城骯髒的街頭上玩耍的那些營養不足的孩子們，貝魯特飛機場上青年的法國軍官，工作在巴格達的毛毯廠的十歲左右阿拉伯男女兒童，麇集在德黑蘭城外龐大營房中的波蘭難民——這就是我在這叫做中東的區域中所見到的第一幅圖畫，它是一幅色彩極不調和的混雜的圖畫。

一個現代的人在飛機中一站一站飛過時，心目中對他所飛越過的國土可以刻上一個輪廓。從貝魯特到里達，到巴格達，到德黑蘭，我們都飛行很久，可以從容地將我們在各地的筆記比較一下，追憶追憶自己的印象。在我們離開伊朗赴蘇聯的途中，我對於向自己提出的若干關於中東的最緊急迫切的問題，已尋到回答了。

首先，我相信所有這些人民中支持我們的比反對我們的要多。一部分原因可以簡單說是因為美國地處遙遠，而且對他們沒有任何統治權。同時這也是德國人依然享受着——例如在伊朗——相當的人望的重要原故。此外，美國參加戰爭以後，很多人便開始相信，不管暫時怎樣挫折，聯合國終久會勝利的。換句話說，這些中東的人民，因為自亞歷山大時代以來就不斷遭受征服者的蹂躪，所以在他們的心理上有一種單純的實際的想法和一種苟存的本能，以至使他們在一件衝突完全揭曉以前便趨向於行將勝利的一邊。